

老伴儿爱读书

谭军

十余元,哪还有余钱买书呢?那些年上街,我就怕他钻书店,因为他每次进去不买上一两本书,就甭想出来。为他买书,我俩没少发生口角。有时,我气愤地问他:“你看书能当饭吃吗?”每当我唠叨时,他大都装聋作哑,不耐烦时偶尔也会回我两句:“你懂什么?读书是精神食粮,给人的营养更丰富。”后来,我看到他每次买到新书的兴奋劲儿,便不再说他了。

再后来,我竟被他感染,成为他的“同谋”。那几年,为了买书,我俩千方百计从牙缝里挤钱;吃菜捡便宜的买,一家人基本不添新衣服。老伴儿平日更节俭,无论是假日还是过节,都是一身工作服。两个孩子的衣服,大的穿小了,小的接着穿。我们从不给孩子买玩具,儿子唯一的一把玩具枪是老伴儿用木棍自己旋的,女儿的布娃娃是好友送的。我们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多买几本书。

忘记从哪年起,国家每月给科技人员八九元的购书费,单位规定可以凭票报销。

这可把老伴儿高兴坏了。他不仅用了自己那份,只要知道谁不买书,就厚着脸皮买人家那份。日子久了,竟有多人将买书的那份待遇主动让给他。就这样,他的“书库”也越来越丰富起来。这让老伴儿着实高兴了一阵子。

后来,社会发展了,经济状况改善了。凡是老伴儿想看的书,他都千方百计地买下来。

老伴儿去世后,我将那些书进行了整理分类,将一些不常用的书籍打成了捆。在我还没来得及存放时,儿子误以为是要处理的,给卖掉了一场,在随后的几天里发疯般到多家废品站翻找。废品站工作人员对我说:“别傻找了,我们一天要收上千斤废品,你上哪儿去找啊?”也有人劝我说:“人都没了,你找那些书有什么用?看

着它心里会更不好受,就让书陪他去吧!”为此事,我不知掉过多少泪,怪儿子不懂事,更后悔自己没将书及时收好。我至今仍担心到限来临时,见到老伴儿,不知如何跟他交代!因为就在他弥留之际,他仍放心不下那些书,曾几次叮嘱我说:“我死后,千万要将那些书保管好……”

后来,儿子根据父亲平日喜欢的读物类别,又购进许多新书,添置到书柜里。老伴儿天堂有知,也会得到些慰藉吧。



●格言画 杨树山画

狂热的欲望,会诱出危险的行为,干出荒唐的事情来。

——马克·吐温

藏书家故事

沈约高才藏书富 撰得《宋书》传至今

陈德弟

梁武帝敦悦诗书,以文治国,所以他治下的梁朝,书文化最为繁荣,藏书家众多,四境之内,人才辈出,著述宏富,其中高才沈约是其中典范。沈约(441—513)字休文,梁朝吴兴武康(今浙江德清西)人,《梁书》《南史》有传。吴兴沈氏是当时望族,涌现出许多名重一时、才智超群的杰出人物,其中藏书家沈约乃实至名归的学界领袖。

他的祖父沈林子,刘宋时官至征虏将军。其父沈璞,任淮南太守。宋文帝末年,其父被权臣所害,幼遭家难,度日维艰。有一次,他和母亲断炊了,不得已向宗亲讨米,受到羞辱。沈约的自尊心受到伤害,怒而覆米,常于子夜为之熄灯,催他人眠,但他不肯,说趁自己年少记性好,多读熟记一些书,为将来步入仕途打好基础。几年下来,他博通群籍,才思敏捷,属文立成,蜚声士林。

萧齐时,沈约甚受倚重,历官显要,成为“竟陵八友”之一。因其博学,被请到宫内,校理四部群书。他后来拥立梁武帝有功,官至尚书令,权倾朝野,壮志得酬。可贵的是,他得志后没有傲视一切,而是礼贤下士、荐才任贤。见到何思澄的《游庐山诗》,他大为称赏,自以为不如。当闻知刘孺诗作佳,便擢为自己的主

簿官,令其掌管文书。刘氏每有新作,他阅后都大加赞赏。著名的《文心雕龙》一书,就是获沈约赏识,才声闻学界的。据《梁书·刘勰传》记述,刘勰撰成《文心雕龙》后,不被学界认可,心有不甘,想找人帮忙宣扬一番,可找谁呢?他想到了学界领袖沈约,耳闻沈约爱惜人才。可当时沈约贵盛,刘勰身为布衣,无由通达,于是背上杰作候于沈约府前,待沈约出行,上前拦住车马,介绍《文心雕龙》。沈约命人取读后,十分惊喜,大为赞赏,答应了他的请求,此后《文心雕龙》才天下尽知。

沈约藏书著书事迹,据《梁书》本传记载:沈约“好坟籍,聚书至二万卷,京师莫比……所著《晋书》百一十卷,《宋书》百卷,《齐纪》二十卷,《高祖纪》十四卷,《述言》十卷,《谥例》十卷,《宋文章志》三十卷,文集一百卷:皆行于世。又撰《四声谱》。”其《宋书》一百卷,事详而文简,时人争相传抄,成为今天的“二十四史”之一。沈约还是一代词宗、诗赋大师,其《四声谱》首次定声律平上去入四声,古体诗合辙押韵就始于此。

沈约很明智,也确实爱才,效法汉末藏书家蔡邕赠书王粲故事,将自己的二万卷藏书,除少部留给子孙外,大都赠与嗜学之士王筠,提高了藏书的使用价值,成为藏书史上的美谈。

包书皮

上学时,每到新学期发下新的教科书,我们都会为新书包书皮。包书皮时,有的书用牛皮纸来包,有的书用旧报纸包,有的书则用旧挂历纸包。包好之后,我便在书皮上端端正正写上书名。这样,一个学期结束后,把书皮撤下时,纤尘不染的封面和封底,依然如新书一样。

每逢包书皮时,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,像是为教科书穿上新衣,换上新装,披上一层防护服。看着一摞包好书皮的教科书整齐地码放在书桌上,内心涌起的是对知识的敬重。为课本包书皮的习惯,也渐渐影响到课外书的保存。每次从书店买来课外书,我也常会为它们穿上新衣,在封面和书脊写上书名。这样,在我的小书架上,就能从书脊上发现我要阅读的书。那时的课外阅读,除了从书店购买,还有一些是同学或朋友之间相互借阅。一个朋友手里常有内容精彩的书,很多人央求借阅,但主人很挑剔,轻易不外借,因为他怕书被别人弄脏了,或不能如期归还。但是,他对我却没有任何附加条件,因为他借给我的书,我不仅能按时归还,而且在借来时,会首先为书整整齐齐地包个书皮,阅读时不折角,更不会污损。这自然赢得了朋友的信任,我也因此有机会借阅到很多精彩的图书。

有时从旧书店、书摊上买来旧书,难免封面封底有些污损,做些清洁后,我也会为它们穿上新衣,让它们以新容新貌闪亮登场,重新焕发出精气神。

读汪兆骞的《红豆遗梦——柳如是小传》

周纪鸿

名妓,姿容出众,工诗善画,与李香君、董小宛、陈圆圆等同称“秦淮八艳”,后嫁与东林领袖、名士钱谦益为侧室。汪兆骞的《柳如是小传》(以下简称《小传》)全书为十章,外加一附篇、一跋、两个附录。《小传》并没有从她出生写起,而是从明崇祯九年柳如是十九岁开端,抓住她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时间节点,把柳如是与明朝末年的社会动荡、人情世故结合在

一起写意勾勒,再现时代的世态炎凉。柳如是最后在族人逼迫下,不得不自缢。这位堕入青楼却才高志烈、忧时爱国的侠女子,结束了46岁的生命。

其二,《小传》诗文结合,甚至可以称为“诗传”。一方面充分体现出柳如是不俗的诗词才气,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钱谦益、陈子龙、汪然明等上层人士与名妓间的以文会友、诗画书信间的雅谊。例如,柳

如是写给汪然明的《出关外别汪然明》“游子天涯感塞鸿,故人相别又江枫。潮声夜上吴城阔,海色暗连越嶂空。壁垒烟销生日月,菰蒲日落起雄风。谁怜把酒悲歌意,非复桃花潭水同”。虽然是写送别,却有沧桑悲壮之气。柳如是的诗词才华与细腻情愫可见一斑。

其三,在作家深谙世事的悲悯情怀和扎实的文史、诗词积淀之外,我特别喜爱责编和出版监制的匠心独运。13万余字的小册子,做得精致妥帖,附录中的书法、绘画、人物肖像、封面、装帧都透露着古朴华丽的气质,带给我们一种独特的美感。

料。他在注补过程中,参考了大量的档案文献,博采众说,包罗宏富,仅于注文中所引之书就达210余种,今大多亡佚。这些佚书佚文,成为后人校勘、辑佚的宝藏。

《水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,作者不详,清人考证为三国时人,书中记述了137条河流水道,全书一万多字,简述了每条河流发源、流程、入海之处,内容非常简略。郦道元为之详注,名曰《水经注》,所注涉及人、事、物甚多,被后世誉为奇书,因而形成了“郦学”。

郦道元(?—527)字善长,北魏范阳(今河北涿县)人,《魏书》《北史》有传。据《魏书》本传记载,道元做过高官,他好学善思,酷爱地理,历览奇书,周游过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。他每到一处,即勘察水道形势,游览名胜古迹,搜

集水系、地理等资料。他在《水经注序》中说,以往记载山川河流之书,或“周而不备”,或“简而不周”,“《水经》虽粗缀津绪,又缺旁通”,且多不实之处,他“访读搜渠,辑而缀之”,检阅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,补充记述了河流水道达1252条,穷原竟委,因水记山,因地记事,旁及沿岸地势、山陵、原隰、城邑、关津和建制沿革、历史事件、人物掌故、名胜古迹、风俗民情、歌谣神话等,注释文字达三十五万之多,引书436种,均标出书名。他还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350余种,这些注补所引书、文多已亡佚,如今成为极其珍贵的历史研究和辑佚资料。



书文化漫谈之九

古籍“四大名注”浅说(上)

史辰

在我国古籍注释史上,有“四大名注”之说,即刘宋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、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萧梁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注》和唐朝李善的《文选注》。今天,咱们先说一说裴松之的《三国志注》和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《三国志》是西晋陈寿所著的一部史书,全书六十五卷,记述魏蜀吴时代历史,言简意赅,可谓嘉史。然而,由于其过于简略,脱漏甚多,不能全面反映所记人物的言行和时局,故至刘宋时,学者裴松之为之做了注补。

裴松之(372—451)字季野,河东闻喜(今山西闻喜)人,《宋书》《南史》有传。河

裴氏乃当时名门大族,可比琅琊王氏,人才辈出。据《宋书》本传记载,松之八岁通《论语》《毛诗》,博览坟籍,二十官拜晋殿中将军。他年轻时博览群籍,学问博洽,故文帝命其注补《三国志》。三年书成,他在《上〈三国志注〉表》中,讲明所注补的五个方面:1.略者详之。2.缺者补之。3.异者存之。4.异者存之。5.得失论之。裴注多出原文数倍,其注释不是只摘录片段文字,往往抄录全文,以备一说,还创立了“别传”的注释体例,即另举逸文逸事以补充本传的传记。如此,就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史事,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

料。他在注补过程中,参考了大量的档案文献,博采众说,包罗宏富,仅于注文中所引之书就达210余种,今大多亡佚。这些佚书佚文,成为后人校勘、辑佚的宝藏。